

读书

书在那里等你

□李卫国

不知从何时起，我们已不再捧着书本，闻着油墨香，伴着茗茶，逐字逐句地去读书。我们不再有掩卷沉思的喜悦，用笔写下所思所感，与智者进行心与心的交流。一排排书静静地躺在书架上，任其落满灰尘也未拂拭，我们远离了书本，但我们并没有远离阅读。

是电脑和互联网改变了我们阅读的方式。我们美其名曰：与时俱进，跟上了时代的步伐。但我们忘了科技是把“双刃剑”，它在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控制着人类走向精神的异化边缘。就以拜年为例，没有电话时，我们要到家里当面给亲朋好友拜年，说说笑笑，情真意切。有了电话，我们不再见面拜年了，但毕竟还能听到彼此的声音。有了电话邮件、短信、微信后，我们拜年看到的只有模式化的文字，不见容貌，不听声音，好像在诉说着别人的故事。

我的女儿有一个好习惯，每到一地都要给自己寄张明信片，渐渐地也会给我寄明信片。最近，她在澳门给我寄的明信片上这样写道：“因为你，我知道读万卷书；因为你，我懂得行万里路。你让一切成为可能，我爱你爸爸。”我读着带有温度的文字，感到女儿长大了，不仅活在当下，还不忘追忆传统。

我们现在谁也离不开手机，无论走在哪里，无论在做什么，无论男女老幼，无论老师学生，全民都在低头，全民都在阅读。如果大家都是在读书，那该有多么庆幸，可惜是在读手机，是在读短信，是在刷微信，是在写微博。一切都是“微”，一切都是短，一切都是快，一切都是碎片，我们将这种阅读称为：碎片式阅读。

生活中，我们在不停地刷微信，甚至连标题都无心看完，更没耐心看完一篇文章。即便是感兴趣的话题也难以卒读其章。如今，我们把论文看成了杂文，我们把杂文看成了新闻，我们把新闻看成了碎片，这种阅读恰恰迎合这个时代，急功近利，废寝忘食，永远在路上。我们一天到晚不停地看，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有时甚至神经质地转发，我们花在手机上的阅读时间远远超过了传统读书时间。我们被动地被手机牢牢地控制，不是手机离不开我们，而是我们离不开手机。曾几何时，我们那么关注全球烂事，那么关注别人的隐私，那么迫不及待地晒自己，我们这一切究竟是为别人还是为自己，是娱乐了别人还是自娱自乐？放下手机，仔细想想，对比传统阅读，我们是何等空虚、无聊和寂寞。

刚刚过去的世界读书日也没有给国民敲响警钟，一个不读书的人是没有前途的，一个不读书的民族也是没有前途的。和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国民阅读水平更显落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全世界每年阅读书籍数量排名第一的是犹太人，平均每人一年读书64本。而中国13亿人口，除教科书外，平均每人一年读书连1本都不到。2012年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上海周上，时任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阎晓宏也表示，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阅读水准仍然较低。欧美国家人均阅读量约为16本，北欧国家达到24本，而我国人均阅读量仅为6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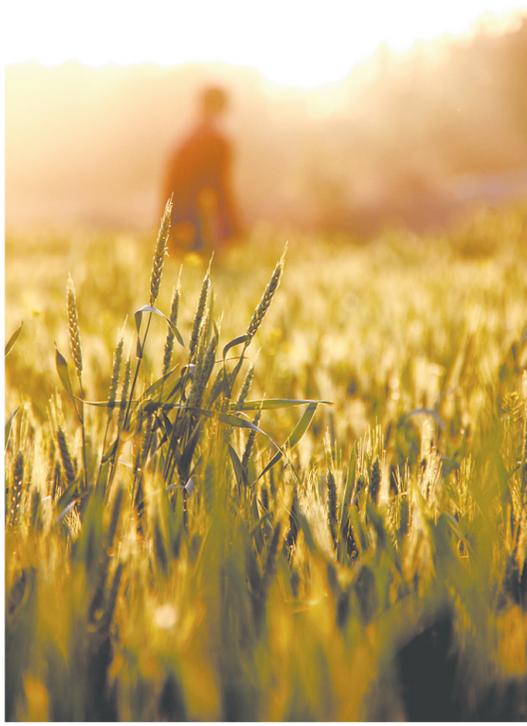
多少年过去了，我一直忘不了在莫斯科的地铁上，没有人说话更没有喧哗，每个人都在捧着杂志或书本静静地阅读。

我们需要阅读，不然我们会孤独，但我们选择了阅读，其实就是放弃了阅读。我们被高科技所裹挟，面对手机和电脑，我们丧失了选择的能力，我们没有自控的能力，我们无意识地随波逐流被淹没在无处不在的互联网里。我多么希望每天能少向屏幕低头一个小时，看20页有用的书。不是我们的腿停不下来，是我们的心无处安放，心静了，一切都会变得更舒适。

朋友们，回来吧！回来读书吧！捧一杯香茗或者咖啡，坐在暖暖的阳光里，翻开一本你喜爱的书，走进书中世界，找回失踪的自我，品味人生的滋味，打开心灵的智库。书永远是你不离不弃的知己，你看，她在那里，你不看，她在那里等你。

生活点滴

视觉



立夏时节麦浪翻

初宝瑞 摄

歌吟有梦

□王文咏

我的文友燕子，聪慧善良，她的两个哥哥因患有先天性肌肉萎缩相继离开了人世。高中毕业那年，燕子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大学，可面对高昂的费用，这个贫困的家庭陷入了窘境。望着录取通知书，全家人竟然挤不出一丝笑颜。这个普通家庭的经济来源就靠着父亲一个人在一家工厂打零工挣钱，仅此维持着整个家庭的日常开支。她的母亲身体虚弱，动过好几次大手术，加上两个哥哥药物维持病情的钱，在经济生活上一直捉襟见肘。全家人舍不得买好东西吃，新衣服也是难得买上一件。当地的市总工会得知这个情况后，向她伸出了援手，资助她完成了大学学业。

原本以为大学毕业后可以减轻家里负担，让一生辛劳的父亲缓一缓。可在燕子快要毕业的那年，她的父亲因为过度劳累，突发脑溢血，离开了人世。临终前居然没能跟家人说上一句话。在父亲的葬礼上，燕子才知道，自己原来是被领养的孩子。毕业后，她找到了一份工作，当她拿到第一笔工资的时候，想到的不是自己或者自己的家庭，而是曾给予她关爱的社会。尽管工资不多，可心存善念的她，想到要用这笔钱来回馈社会。一个念头在她心中诞生了。学计算机专业的她，利用网络平台召集了一些富有爱心的网友，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开展了关注孤寡老人、文明交通劝阻、资助困难学生、情系环卫工人等公益活动，筹备组建了网友义工团。随着活动的深入开展，这个爱心团队从当初的几个人发展到如今的近千人，树立了网络爱心援助的一面旗帜。燕子每个月的收入不到3000元，但她总要拿出500元左右投身公益事业。五年多来，这个团队赋予社会的爱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爱也在人们的心中植根、发芽。他们的活动

从服务本地弱势群体，延伸到帮助他们省市的困难家庭、山区的贫困孩子等。

前些天，这个爱心团队去看望一个患糖尿病的小女孩，她的父亲因触电而身亡，母亲在外打零工，每天的收入只有几十元钱，家里还有个弟弟正在上学。这位眉清目秀的小女孩，因为家里拿不出治病的钱，就一直拖着，导致病情严重恶化，在医院里已经几次被下病危通知书，一位熟识的人告诉我们：“她真可怜，早上吃早饭连买个包子的钱都没有……”义工团获悉情况后，自发筹集善款5000多元钱，并将这笔钱送到了小女孩的家中。尽管这点钱对于这样的家庭来说未免有点杯水车薪，可网友义工团的爱心能汇成一条河，无声无息地滋润着弱势群体的心田。他们用歌吟别人的梦想，实现爱的诺言，谱写中国梦的一个微小节拍。他们的爱心也感动了中央电视台《梦想剧场》全国总冠

军、《开门大吉》常驻嘉宾、韩红的模仿者孙丹。孙丹知道了燕子等人的事迹后，毅然担任了这个团队的形象代言人。很多次，孙丹都特意从北京赶到这个小县城参加义工团举办的现场活动，甚至为此放弃了自己的演出。

生命的美不在于目的，而在于站在各自的人生舞台上，完美展示风采的历程。一个充满爱心的人，对生活是充满激情的。爱是方向、牵引、督促、力量。爱，会让人对身边的每个人心怀感激，会让我们微笑着面对一切，哪怕是磨难。歌吟有梦，爱在心海。燕子和她的团队一起，用实际行动书写着爱的篇章，一路且行且珍惜，他们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回报社会，感恩社会。爱是会传递温暖的，让阳光渗透心底，用爱心感动世界，赠人玫瑰，暗香盈袖，每一朵生命的花都可以绽放精彩。

身边事儿

周五晚上，嫂子打电话说，二侄子玉龙星期天相亲，要我回去陪“相”。我说玉龙自谈的对象，咋还相亲？嫂子说，女方家要求的，说这个环节不能省，农村兴这个。我说我笨嘴拙舌的，不要去丢人现眼了，嫂子说，你不去也行，我一点力气也没搭上，惭愧死了。嫂子笑着说，这次，只让你应个景儿，陪客吃顿饭，不会让你为难的。

说实话，陪相亲，我心里有阴影。2010年国庆节，我回老家，刚坐下嫂子就说：“你来得正好，就要给你打电话呢。明天你大侄子虎子相亲，你这个见过世面的姑姑一定得陪同。”我说我没遇过，怕应付不了。嫂子说，咱家没有更合适的，只有你了。

第二天，虎子穿戴整齐。平日里乱蓬蓬能当鸟窝的头发，梳理得纹丝不乱，皮鞋也擦得锃亮。看着既紧张激动、又忐忑不安的虎子，我笑着说，小子，你准行。

10点钟，我们如约来到媒人王婶家。一进屋门，差点儿蒙了。里面黑压压的半屋子人，我俩怀疑走错了屋子，赶紧外退，却被王婶叫住，狐疑满腹的我俩，只好小心翼翼的进去，像个考生似的坐在众人面前。听着王婶一一介绍，才缓过神来，他们是女方的妈妈、姨妈、姑姑、婶子、妯娌等七大姑、八大姨，甚至她那颤巍巍的奶奶也赶来助阵。天！好大一个相亲亲友团。

接下来，虎子就像接受面试似的，机械地回答女方的轮番提问，从年龄、身高到职业、收入，乃至父母情况等，刨根问底，像盘查。首次相亲的虎子哪见过这阵势，起

相亲

□刘晓燕

初还能利落应对，不一会儿，便头冒汗水、言语迟钝。有几次我想替答，但对对方说是问虎子。等到昏昏然结束出门，已经找不着北了。更郁闷的是，由于一进门就身陷“七嘴八舌阵”，焦头烂额地应付一波波提问，虎子连女方丑俊都没看清楚。

第二天，王婶回话，说人家矜子不同意，嫌虎子“木”。恁多嘴“轰炸”，莫说是初次相亲的毛头小子，即使当年舌战群儒的诸葛孔明，遇此阵势，怕也口齿迟钝，难以招架。之后，虎子一气之下南下打工，却在工作中找到了知心爱人，如今，儿子都1岁了。

现在，玉龙相亲，嫂子又让我去。盛情难却，我只好硬着头皮往前冲，但愿结局美满。

星期天，风轻云淡，女孩白兰和她50多岁的姑妈款款而来。一看她姑妈，认识，几年前曾在写作培训班学习过。自然而然地，气氛就轻松许多。白兰姑妈说，孩子们的事儿让孩子们做主，今天相亲只是个形式，玉龙这孩子挺好。玉龙一听夸他，乐得眉飞色舞，平时开口说话能把人掀一跟头的他，此刻变得嘴里像吃了蜜糖，说出的话恭敬又懂理；嫂子更是眉开眼笑，凉菜热菜、啤酒饮料，张罗了一桌。餐间，玉龙斟酒夹菜，极尽殷勤，白兰左右照顾，举止得体。大家一边津津有味地吃，一边家长里短地随意聊，其乐融融。看场景，这门儿婚事儿板上钉钉。

此时，我悄悄地松了口气。同样是相亲，结局却不同。唯愿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

趣闻杂谈

美人计

□乔兆军

北宋宰相文彦博，没显达时，在成都主持工作，文彦博这个人平时爱讲享受讲排场，消息传到了朝廷，朝廷就派监察御史何郯去成都调查他。

中纪委要来人查了，文彦博慌了神，问部下谁跟何郯有关系。有个张俞与何郯关系不错，文彦博就让他带队出迎迎接。接风宴会上，带去的歌伎王官花使出浑身解数缠住何郯，借着酒兴，何郯在王官花项帕上题情诗作纪念。

到了成都，文彦博亲自宴请何郯，特地叫王官花本色出场。何郯这才知道了人家的道儿，还调查个啥啊，只好回京，还满嘴跑火车地说文彦博廉洁奉公。

美人计虽然好使，也不是次次都能奏效，就有人因设美人计“赔了夫人又折兵”。

1904年，章士钊到日本留学，那时候许多留学生纷纷参加同盟会，但章士钊坚决不参加。为此，他的结拜兄弟章太炎把他锁在屋子里，结果关了两天两夜都没起作用。有人给章太炎支着，以美人计收服此匪人，让孙中山的英文女秘书吴弱男去做章士钊的思想工作，吴弱男当了几天说客后，没有动，反倒把自己搭进去了，成了章士钊的枕边

人，这让章太炎大跌眼镜。马君武在日本留学时，常给梁启超开办的《新民丛报》投稿，但该报因常欠稿费，马君武就不再提供稿件。梁启超的好友罗孝高给梁出了个主意，用“美人计”来诱使马君武继续投稿。

罗孝高化名“羽衣女士”，在《新民丛报》大写艳诗、小说。此一“诱饵”，果然引起马君武的注意，便向罗打听羽衣女士的情况。罗答：“她是我的表妹，才貌双全，不久就要来日本留学了，到时候我介绍你们认识。”

马君武当即表示愿意，罗趁机再说：“她读过你的文章，叹为天才，希望能在《新民丛报》上经常看到你的诗文。”马遂日夜拼命作诗撰文，源源送至《新民丛报》发表。

这样的事毕竟不能瞒太久，后来马君武知道事情的真相后，大骂梁和罗是无赖。美色当前，能hold住者不易，有位小官员多喝了酒杯，对美女说：“我就是不爱江山爱美人。”美女言：“江山都没有了，哪个美人还爱你？”真可谓一语中的。人生在世，钱、权、名、利、色，不知取舍，啥都想要，往往出乱子。

微小说

鞋

□郭领军

天下着雪，高婶让高叔去城里给当局长的儿子送一双亲手做的棉布鞋，那鞋底上各绣“感恩、厚德”字样。高叔顶风冒雪到城里，见到儿子，儿子说：“都什么年代了，谁还穿这个？”高叔笑了笑起身走了。不几日，高叔从村里领回县里捐的“送温暖”衣物，高婶看到有双棉布鞋很眼熟，再看绣的字，高婶忍不住泪流满面……

朝花夕拾

夜路

□谢汝平

路，白天被人走得辛苦，夜晚也需要休息。走夜路，就是打扰了路的梦境，需要一点胆量，也需要一点智慧。

胆量与生俱来，隔壁邻居阿呆，比我还小一岁，十来岁就敢一个人半夜去乱坟岗，让我好生佩服。我不知他半夜去那里干吗？难道仅仅是证明自己胆大。他说是去抓鸟，有一种很好看的小鸟，只在半夜出现在乱坟岗，可抓了几次也没抓到。我无法判断他是否在吹牛，可即使是吹牛，也令我佩服。让我自己吹牛说半夜去那里，我都不敢，我不会吹牛，又胆小，想想都吓人。

邻居阿婆说，走夜路时，用手把头发往后抹三下，就不会看见脏东西。我知道所谓脏东西是鬼或者狐狸精，鬼我没见过，狐狸精也没有见过。鬼的确可怕，听说青面獠牙的，狐狸精倒是温柔可爱，有很多美女。阿婆急了，说狐狸精专门祸害人，跟鬼一样可怕，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尽管半信半疑，再走夜路时，我总是用手把头发往后抹三下，别说，还真有效果，再走的时候，底气十足，心不虚腿不抖，每次都能安全到家。其实我抹头发时，心中也是犹疑的，担心被熟人看到，说我胆小，笑话我。

好在我那时走夜路次数并不多，上学的时候走过两回，都是犯错被老师罚写作业到挺晚。第一次老师在陪我，等我作业写完又把我送到家门口，那次我仍然偷偷抹了三下头发，只不过间隔较长，我不想被老师看到。第二次我已经上初中，自己骑车上学，

等我作业写完回去时，老师早已先走了。那次我很害怕，走到半路自行车又坏了，只好下来推着走。车子发出单调的“嘎吱嘎吱”声，听得我毛骨悚然，那晚我至少抹了几十次头发，才坚持到家。后来在学校，我再也不敢调皮，害怕再被罚又要走夜路。

毕业后我同村里几个年轻人去县城的工地打工，就包括那个胆子大的阿呆。我们每天天不亮就出发，天黑了再回家，可以说天天都在走夜路，但却从不害怕，再也没有抹过头发。每天几个人一起走，车铃摇得山响，尽管每天很累，有时还会唱歌，真是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过了几个月，到冬天了天冷，才想起可以住到工地上，总算结束了最长时间的走夜路生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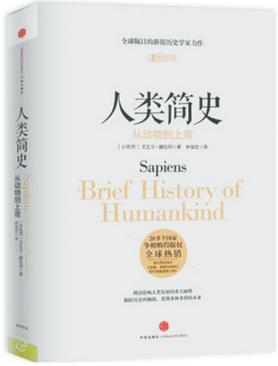
后来一直生活在城市里，城市里到处是路灯，晚上走路就不能算是名副其实的夜路。没有了神秘感，没有了那一丝的恐惧，路边树上的鸟叫或者穿行而过的野猫，都无松引起我过多注意。再说，生活也是紧张一阵一阵，困难很多，经常在逆境中慢慢前行，比较起来，小小夜路实在不算事。遇到生活压力大的时候，焦头烂额，只有咬牙坚持顽强拼搏，处处努力找机会，有时几乎走到绝境。对比起来，走夜路可以抹三下头发，已算是潇洒至极了。

有白天的光明大道可走，没人愿意去走夜路。夜路其实很平常，也是生活的一个方面，之所以听上去有点不寻常，只是那个时间点应该在睡觉，而不是辛苦走路。

青年书房

恐龙浓汤将是人类最后的晚宴？

□胡艳丽



自以为的那样高尚，反而是地球上最具毁灭性、最残忍、最冷漠的生物。

45000年前智人冲出亚非大陆后一路开疆拓土，在澳大利亚被智人发现的几千年内，这里的很多大型动物便永远地消失了，而后悲剧又陆续在各地重复上演，西伯利亚、阿拉斯加、加拿大平原……每次动物大灭绝的时间点都恰与智人首次踏上这方土地的时间相吻合。农业革命并未让智人转性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反而为了万物适应智人的新生活方式，对环境、动植物进行了无情地屠杀、改造，益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智人逻辑，又造成了地球上的第二次物种大灭绝。第三波灭绝浪潮，自工业革命起就徐徐拉开了帷幕，此时正在全球此起彼伏，消失的物种越来越多，人类一面唱着生态悲歌，一边发展自己剥削压榨自然生态的新能力，能够毁灭天地的核武器就在我们身边潜伏了多年。

我们一直以为是勤劳的祖先驯化了植物，让我们得以超越丛林守土而居，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而作者却提出并非是智人驯化了温良的植物，而是稻谷驯化了桀骜不驯的智人。智人不经意间被稻谷驯化，不仅主动给自己套上了枷锁，还牵累了一批造孽而居的动物，使它们成为人类囚徒。

作者将工业革命归集到了科学革命的范畴之内，相较于人类数百万年的生存，工业革命只能说就是一眨眼的的事儿，迅速到让人们来不及反应、调试、思考。人类成为“上帝”，给世界带来的并不是福音，而是更多物种的生死劫。

也许在智人毁灭之前，我们还可以呼唤出一只远古时代的恐龙，把它关进动物园，或者直接送上人类的餐桌，大家一起品尝来自遥远白垩纪的美味。这也许是智人在地球上最后的晚餐。

未来世界洪水滔天，人类能否造出诺亚方舟载苍生渡劫波？没有人能参破此中答案，因为这洪水不是自然之水，而是改天换地逆转众生愈演愈烈的洪水。尤瓦尔·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一书中，洋洋洒洒着把智人崛起的历史进行了一次“大抹黑”。

在作者天马行空纵横捭阖的文字之下，10万年智人崛起历史似乎如同一场电影，起初还是慢慢铺展，而后剧情突然加速，充满了惊险，甚至还有些不可思议。将之归结为“人类简史”似乎是浪费了作者在文中充满哲学意味的反思，将之归结为社会思考之作，似乎又亏待了作者如散文诗般的诉说。赫拉利倾向于认为智人不仅把自己的表亲尼安德特人、匠人、直立人赶出了地球，还在不断开疆拓土的过程中造成了其他物种的大灭绝，而且这种大灭绝并非始自人们通常认为的工业革命，而是始于几万年前智人的一次基因突变。

今天，我们看上去是那样富有同情心充满大爱，然而作者却又一次在书中击碎了我们的幻象，我们并不像